讀書雜志

史記弟五　　讀書雜志三

高郵王念孫

屈原賈生列傳

濯淖

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念孫案上言洗濯下言淖則文不相屬濯字當讀直教反（濯淖疊韻字）濯淖汙泥四字同義說文曰潘淅米汁也又曰周謂潘曰泔又曰滫久泔也廣雅曰濯滫也曹憲音直皃反士喪禮渜濯棄于坎鄭注曰沐浴餘潘水釋文濯直孝反喪大記濡濯棄于坎皇侃疏曰濯謂不淨

之汁也廣雅曰淖濁也是濯淖皆汙濁之名

不獲

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念孫案獲者辱也言不爲滋垢所辱也鄭注士昏禮曰以白造緇曰辱是也下句泥而不滓卽承不獲言之廣雅曰獲辱也又曰濩辱汙也濩亦獲也古聲義同耳

懲違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念孫案違非違逆之違懲止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抑其心而自彊勉也廣雅曰懲愇很恨也愇與違同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違亦怨也、詛亦祝也、正義以違爲違命、失之、辯見經義述聞、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楚辭蓮謠作逌、王注以逌爲酉逋、失之、

舍憂

舍憂虞哀兮、索隱曰、楚詞作舒憂娛哀、念孫案舍當爲舍、字之誤也、隸書舍或作舍、又作舍、舍與舍字相似、舍卽舒字也、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遑舍、與車盱爲韻、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釋文、荼、音舒、公羊荼作舍、聘禮記、發氣怡焉

鄭注曰、發氣、舍息也、舍息、卽舒息、是舒與舍古同聲而通用、王注楚詞曰、言己自知不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思、樂已悲愁、是舒憂娛哀、義本相承、若云舍憂、則與娛哀異義矣、

有命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念孫案有命、當從宋本作稟命、此涉下句有字而誤也、楚辭作民生稟命、王注曰、言萬民稟受天命而生、

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恒

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引之曰曾傷爰哀四句乃後人據楚辭增入非史記原文也曾唫恒悲四句即曾傷爰哀四句之異文特史記在道遠忽兮之下楚辭在余何畏懼兮之下耳後人據楚辭增入而不知已見於上文也浩浩沅湘兮以下每句有兮字而增傷爰哀世溷不吾知二句下獨無兮字與楚辭相合其增入之

之跡尤屬顯然示嘆喟兮集解引王逸注曰喟息也則後四句之增益在裴駰以前矣又案此四句似當從史記列於道遠忽兮之下今循其文義讀之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皆言世莫能知也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皆言己不畏死也其敘次秩然不紊蓋子長所見屈原賦如此較叔師本爲長

自投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索隱本自投作自沈念孫案下文云自屈原沈汨羅後又云側聞屈原兮自沈汨

雜又云觀屈原所自沈淵則作自沈者是也東方朔七諫亦云懷沙礫以自沈

而寶康瓠

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索隱本無而字念孫案下句云騰駕罷牛兮驂蹇驢則無而字者是也漢書文選兮字並在寶康瓠下亦無而字

請對以臆

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念孫案索隱本臆作意注曰協音臆正義曰協韻音憶據此則正文本作請對以意謂口不能言而以意對也今本作臆者

後人以意與息翼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意字古讀若億正與息翼相協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則爲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與惑色爲韻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罘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此賦以意與息翼爲韻故索隱正義竝以意爲協韻下文好惡積意與息爲韻正義亦云協韻音憶若億字則本讀入聲何煩協韻乎又索隱作請對以臆亦是後人所改據李善注云請以意中之事對則本作意明矣而

今本幷李注亦改作臆惟漢書作請對以意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索隱正義皆本於此今據以訂正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念孫案漢書文選竝作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索隱本出其死兮若休五字則上句亦當與漢書文選同今案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四句文同一例且浮休舟三字皆於句末爲韻則索隱本是也今本作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蓋蒙上文句法而誤

養空而游

養空而游念孫案游當爲浮字之誤也、索隱本作浮注曰、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漢書文選並作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皆其證、上文其生兮若浮義亦同也、

呂不韋列傳

且自大君之門

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念孫案且、當爲盍、字之誤也、盍何不也、言何不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也、若作且、則與而乃二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盍自大君之門、顧乃大吾門、高誘呂氏春秋注序作

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皆其證、

所養母

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念孫案、養字後人所加、莊襄王乃夏姬所生、而華陽后爲夫人時、立以爲適嗣、故曰、莊襄王所母華陽后、對下文眞母夏姬而言也、索隱本出所母華陽后五字、注曰、劉氏本作所所生母生、衍字也、今檢諸本竝無生字、據此、則養字亦後人所加明矣、後人不解所母二字之義、故妄加養字、

刺客列傳

范中行氏

故嘗事范中行氏念孫案范中行氏本作范氏及中行氏今本無氏及二字者後人依趙策刪之也不知古人屬文或繁或省不得據彼以刪此下文言范中行氏者前詳而後略耳亦不得據後以刪前索隱本出事范氏及中行氏七字解云范氏謂范昭子吉射也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則有氏及二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亦作范氏及中行氏

釋

卒釋去之念孫案釋本作醳古多以醳為釋字管蔡世家、鄭陸楚、楚語醳之、魏世家、與其以秦醳衞、不如以魏醳衞、孔子世家、陽虎囚因桓子、與盟而醳之、張儀傳、掠笞數百

不服醳之燕策王飲醳臣漢石門頌醳艱即安析里橋郙閣頌醳散關之嶃漯北海相景君銘農夫醳耒並以醳爲釋索隱本作醳注曰音釋又田儋傳乃釋齊索隱本亦作醳注曰古釋字今本皆改醳爲釋而刪去其注後人之妄也

衆終莫能就　請益其

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念孫案衆與終一字也鄘風載馳篇衆穉且狂衆卽終字猶言終溫且惠終窶且貧也說見經義述聞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衆是古字多借衆爲終也今本作衆終莫能就者一本作衆一本

作終而後人誤合之耳或讀臣欲使人刺之衆爲句非也欲使人刺之與衆字意不相屬韓策作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是其明證矣又下文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韓策益其作益具於義爲長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索隱本出不能無生得五字解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事泄亦爾通也念孫案如索隱說則史記本作不能無生

得齊語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昭二十三年公羊傳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項羽紀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淮陰侯傳有能生得廣武君者購千金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又索隱引韓策作無生情而今本亦作無生得失則又後人據史記改之也

皮面

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索隱曰皮面謂刀劃其面皮欲令人不識念孫案如小司馬說則當云劃面皮不當云皮面矣今案廣雅曰皮離也又曰皮剝也然則皮面者謂以刀自剝其面也王褒僮約曰落桑皮椶皮之爲言猶披也續列女傳曰聶政自披其面是皮與披同義

購縣之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念孫案。購縣之。當爲縣購之。謂縣金以購之也。下文曰。王縣購其名姓千金。韓策曰。縣購之千金。皆其證

目攝之

荊軻嘗游過楡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楡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念孫案索隱解攝爲整不合語意正義解攝爲視古無此訓皆非也攝讀爲懾鄭注樂記曰懾猶恐懼也言聶者吾怒目以懼之彼固不敢不去也恐謂之懼使人恐亦謂之懼昭十二年左傳楚子圍徐以懼吳是也恐謂之懾使人恐亦謂之懾呂氏春秋論威篇威所以懾之是也襄十一年左傳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曰攝如字又之涉反是懾與攝通衛將軍驃騎傳懾慴者弗取漢書作攝讋樂記柔氣不懾說苑脩文篇作攝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

揕其匈

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匈集解徐廣曰揕一作抗

索隱曰揕謂以劒刺其背也抗拒也其義非念孫案抗與揕聲不相近揕字無緣通作抗抗當爲抌俗書從冘之字作冗從亢之字作亢二形相似故抌譌爲抗說文抌深擊也廣雅曰抌刺也集韻抌揕竝陟甚切揕之爲抌猶湛之爲沈也燕策作右手揕抗其胷抗亦抌字之譌且亦是一本作揕一本作抗而後人誤合之耳姚宏校本云一無抗字是其證矣列子黃帝篇攩拯挨抌釋文云抌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亦未知抗即抌之譌耳

腐心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引之曰腐讀爲拊爾雅曰辟拊心也郭注謂椎胷也燕策正作拊心索隱訓腐爲爛非是

李斯列傳

郡小吏

年少時爲郡小吏念孫案索隱本郡作鄉注曰劉氏云掌鄉文書掾此則劉與小司馬本皆作鄉鄉謂上蔡之鄉也今本鄉誤爲郡又於注內加郡一作鄉四字斯爲謬矣太平御覽獸部引此作郡則所見本已誤藝文類聚獸部引此正作鄉

胥人者去其幾也

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解上二句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言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念孫案索隱誤解胥字正義則大誤矣胥者須也見孟子萬章篇趙注漢書敘傳應劭注須待也去當爲失字之誤也言人有釁可乘不急乘其釁而待之是自失其幾也故下文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又曰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幷也

急而不急就。卽此所謂胥也。

篚上騷除

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篚上騷除。由與猶同。騷與埽同。足以滅諸侯成帝業。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篚字上有老嫗二字。念孫案索隱曰。言秦欲幷天下。若炊婦埽除篚上之不淨。不足爲難。據此。則正文內有老嫗二字明矣。

阿縞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念孫案徐以上文云江南金錫。西蜀丹青。故以阿縞爲東阿所出之縞也。今案阿縞之衣。與錦繡之飾。相對爲文。

則阿爲細繒之名非謂東阿也阿字或作綱廣雅曰綱綺練也楚辭招魂蒻阿拂壁蒻與弱同阿細繒也言以弱阿拂牀之四壁也王注以蒻爲蒻席阿爲曲隅皆失之辯見楚辭淮南脩務篇衣阿錫曳齊紈高注曰阿細縠錫細布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同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繒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與如淳同

快耳目

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念孫案聲能快耳不能快目目字後人所加文選無目字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六出彈箏快耳四字引史

記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亦無目字陳禹謨依俗本增目字
藝文類聚樂部四太平御覽樂部十四所引竝無目字

秋霜降　水搖動

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搖動者萬物作念孫案索隱本出水搖者萬物作六字注曰水搖者謂氷泮而水動也據此則正文內本無動字蓋因注文而誤衍也此二句原文當本作霜降者草華落水搖者萬物作今本作水搖動則多一字後人不達又於上句內加秋字以對下句耳不知霜降水搖相對爲文若秋霜降與水搖動則參差不協且下句不言春而上句獨言秋亦爲不類矣

又案索隱訓搖爲動則正文內本無動字後人不知動爲衍文又改注文之水動爲搖動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

足以爲寒心

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念孫案此本作足爲寒心足下有以字則文不成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足爲寒心燕策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其一證矣

直馳道

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念孫案直馳道當作直道馳

道秦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六國表曰始皇三十五年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傳贊曰蒙恬爲秦塹山堙谷通直道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今本直下脫道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治直道馳道

蒙恬列傳

敦於事

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念孫案敦於事勉於事也爾雅曰敦勉也曲禮曰敦善行而不怠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長而敦敏秦會稽刻石文曰和安敦勉

張耳陳餘列傳

嫁庸奴亾其夫去

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亾其夫去抵父客集解於亾其夫下注曰一云其夫亾也念孫案一本是也嫁字後人所加亾字本在其夫下庸奴其夫爲句亾去爲句抵父客爲句漢書作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亾邸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是其證也因亾字誤在其夫之上遂與庸奴二字義不相屬後人不得其解輒於庸奴上加嫁字而讀嫁庸奴爲句〔廿二史劄記謂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非也既爲富人女而又甚美則無嫁庸奴之理〕亾其夫爲句其謬甚矣徐

虞讀其夫亾爲句、亦非

　　竊聞公之將死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念孫案聞字當從漢書蒯通傳作閒、閒發也、

　　淮陰侯列傳

　　　特劫於威彊耳

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念孫案彊讀勉彊之彊、彊下當有服字劫於威三字連讀彊服二字連讀、言百姓非心服項王、特劫於威而彊服耳、下文云、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本脫去服字則當以威疆連讀而讀疆爲彊弱之彊非其指矣漢書及新序善謀篇疆下皆有服字顏師古曰疆音其兩反是其證

何所不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念孫案三所字皆後人所加索隱本出何不誅三字注曰劉氏云言何所不誅也又出何不散三字注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無不散敗也則正文內無三所字明矣漢紀有三所字亦後人據誤本史記加之

漢書新序並無三所字鹽鐵論、結和篇、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句法與此同、

欲反漢

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念孫案欲反漢、當依宋本游本作亦反漢、亦者承上之詞、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漢書正作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

倍則戰之

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念孫案宋本戰下無之字是也、十則圍之者、言我兵十倍於彼則圍之也倍則

戰者言我兵倍於彼則與之戰也戰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上句而誤衍耳太平御覽兵部一引史記無之字漢書及通典兵十三並同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能乃也古謂乃爲能說見漢書能或滅之下言兵數相敵乃與之戰也今本戰下有之字亦涉上文而衍御覽引孫子亦無之字

能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能極念孫案此能字非才能之能能猶乃也言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又自序述侯幸傳

已、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能、亦乃也、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乃與能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說見釋詞

須臾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念孫案此須臾與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異義、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言足下所以得從容至今不死者、以項王尙存也、漢書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少須臾卽少從容、亦延年之意也、故武五子傳、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不得復延年也、從容須臾、語之轉耳、

懷諸侯之德

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念孫案此當從游本作懷諸侯以德今本以作之者涉上兩之字而誤漢書正作懷諸侯以德

東殺龍且

南擢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念孫案東殺龍且本作遂殺龍且後人改遂爲東者欲與上南下西相對耳不知擢楚兵殺龍且本是一事若云南擢楚兵東龍殺且則分爲二事矣漢書漢紀並作遂斬龍且知者決之斷也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念孫案知者決之斷當作決者知之斷、下句疑者事之害、正與此相反也、有智而不能決、適足以害事、故下文又申之曰、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韓王信盧綰列傳

後復破之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念孫案此言漢兵破匈奴於晉陽、復追破之於離石、復上不當有後字、後即復之誤也、篆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後形並相似、故復誤作後、穆天子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管子任法篇、令出而復反之、荀子成相篇、恨復遂過不

背停趙策復合與齊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今本復字並誤作後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絳侯世家復擊破綰軍沮陽漢書復字並誤作後今作後復破之者一本作復一本作後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韓王信傳無後字

代上谷

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念孫案聞冒頓居代上谷衍上字漢書作居代谷是也管子輕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漢書梅福傳曰孝文皇帝起於代谷水經㶟水注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主父偃傳曰高皇帝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

平城之圍是代谷與平城相近若上谷則去平城遠矣又案漢之沮陽爲上谷郡治即唐之嬀州也今本云冒頓居代上谷而正義於上谷下注云今嬀州則張氏所見本已誤衍上字

黥之

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念孫案黥當從高祖紀作原原之謂宥之也今作黥者原誤爲京隸書原或作厡京或作亰二形相似故原誤爲京檀弓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鄭注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後人又加黑旁耳若不罵者亦黥之則人皆不免於罪矣

非直手足蝨也

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蝨也何故不殺漢書作非手足戚何故不殺漢紀作豈有手足之戚何故不殺念孫案此則非直手足蝨也直字當爲有字之譌直字俗作𥃭形與有相近

無不　莫能圖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念孫案無不當爲不無莫能圖當爲莫圖此言田橫之高節與其客之慕義從死天

下非無善畫者，何故不爲之作圖，故曰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今本不無作無不，莫圖作莫能圖，則非其指矣。索隱本出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九字。今本不無作無不，乃後人依誤本改之。注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是其證。

樊酈滕灌列傳

肩蔽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劒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念孫案，肩當爲屛，字之誤也。漢書作屛蔽，謂以身屛蔽之，非謂以肩蔽之也。項羽紀曰，項莊拔劒起

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彼言翼蔽猶此言屛蔽矣

張丞相列傳

卽

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念孫案卽猶或也言高祖憂萬歲之後趙王或不全也卽與或古同義越語大夫種曰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君王之所愛也爾雅釋地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言或有難

也。卽訓爲或。又訓爲若。互見匈奴酷吏二傳。

有堅忍質直

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念孫案堅忍質直上不當有有字。蓋衍文也。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此無有字。漢書周昌傳作其人堅忍伉直。亦無有字。

子類

封爲北平侯。孝景前五年。蒼卒。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侯。集解。徐廣曰。類。一作顓。音瞶。索隱單行本注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穀。有罪。國除。今此云。康代侯八年卒。子顓代侯。則顓卽穀也。以上索隱注 今漢書張蒼傳作類。又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作預。漢表作類。念孫案此字本作頯。或作顝。竝讀如聾聵之聵。今本史記漢書作類。即頯之譌也。（易林家人之咸。咸。視聽聾頯。今本頯譌作類。）說文。顡。癡顡。不聰明也。從頁家聲。（家音毅）玉篇音毅。又音聵。集韻顡顝竝與聵同音。（顝字注曰。漢有北平侯顝。即此所謂子顝代侯者。）故徐廣曰。顡。一作顝。音聵也。若作類。則不與顝聵同音矣。隸書類字或作類。（見漢外黃令高彪碑）形與顡相似。故顡譌作類。功臣表作預。索隱引漢書作毅。皆顡之譌也。

他官

鍇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念孫案他

官二字義無所取當從漢書作宂官顏師古曰宂謂散輩如今之散官是也周官稾人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注宂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上直者釋曰宂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宂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宿稾人供之因名宂食者案宂食者上直外內朝與此言宂官居其中同義宂與它字形相近當是宂誤爲它後人又改爲他耳

酈生陸賈列傳

三皇

繼五帝三皇之業念孫案三皇當從漢書漢紀說苑奉使篇作三王漢承周秦之後故云繼五帝三王之業若作三皇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奉使部引史記亦作三

王、

劉敬叔孫通列傳

臚句傳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念孫案臚下本無句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索隱本出九賓臚傳四字注曰漢書云設九賓臚句傳蘇林云上傳語告下云臚下傳語告上云句則漢書有句字而史記無句字明矣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但釋臚字而不釋句字又其一證也又案索隱引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漢依此以爲臚傳也又漢書百官表

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聲臚傳之也應劭韋昭皆但言臚傳而不言臚句傳與史記同是言臚即可以該句也後人於史記加入句字則與注內漢書云臚句傳之語不合乃或刪去此語以牽合已誤之正文其失甚矣

莫能習

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念孫案莫能習當從漢書作莫習莫習者謂羣臣未習此禮非謂莫能習也能字後人所加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史記竝無能字

季布欒布列傳

黃金百斤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念孫案百與諾爲韻百古讀若博莊子秋水篇聞道百與若爲韻漢書鄒陽傳鷙鳥絫百與鶚爲韻蔡邕獨斷蜡祝辭歲取千百與宅壑作爲韻斤字後人所加也漢書食貨志馬至匹百金辭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見平準書集解此言黃金百即是百斤無須加斤字也漢書季布傳無斤字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

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

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徙宋本作徒念孫案此當從漢書作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句 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宋本遂字誤在不能上今本徒字又誤作徙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正與漢書同

袁盎鼂錯列傳

與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念孫案與猶以也故漢書作以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與亦以也互文耳以與一聲之轉故古或謂以爲與說

見釋詞。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亾者之道。張、音帳。漢書顏師古注、義同。念孫案、道與決張、義不相屬。如顏皆以道爲道路之道、上屬爲句、非也。道讀曰導。下屬爲句。隧字當在直字上、醉卒隧三字連讀、直出二字連讀。今本直字誤在隧字上、則文不成義。漢書作道從醉卒直出、不醉卒隧者、當醉卒之道也。蓋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道直出也。說苑復恩篇作乃以刀決帳、從醉卒道出。宋本說苑從醉誤爲醉從、今本又誤爲來從。醉卒道即醉卒隧也。隧訓爲道、則上道

字非謂道路明矣

後曹輩

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念孫案後曹下本無輩字曹卽輩也且後曹二字卽承上後刺君者十餘曹而言則曹下愈不當有輩字蓋因上集解內有如淳曰曹輩而誤衍也漢書無輩字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一人

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念孫案一人二字於義無取當從宋本作此人此涉上文有一人從橋下走出而

誤也藝文類聚水部引史記作一人亦後人依誤本史記改之初學記地部太平御覽儀式部引史記並作此人漢書同

昂

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念孫案昂本作卬淺學人改之也索隱本作卬注云都尉姓孫名卬今旣改正文爲昂又刪去注內名卬二字矣孝文紀匈奴傳及惠景閒侯者表並作卬漢書漢紀同

萬三千

遺選車千三百乘觳騎萬三千念孫案萬三千下脫去

匹字蘇秦傳曰車千乘騎萬匹又曰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皆以乘匹對文此亦當然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正作彀騎萬三千匹漢書馮唐傳同李牧傳亦云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

南友

西抑彊秦南友韓魏念孫案友當從宋本游本作支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九引此正作支漢書同

田叔列傳

鄃易處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

當壯勮易處念孫案勮易下本無處字部署老小當壯勮易者當丁也勮難也（今俗作劇）言部署其人之老小丁壯及事之難易也羣書治要引六韜龍韜篇曰知人飢飽習人勮易後漢書章帝紀曰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勮易列女傳曰執務私事不辭勮易（李賢注勮猶難也）是古謂難易爲勮易也勮易下不當有處字太平御覽人事部資產部獸部引此皆無處字

扁鵲倉公列傳

終日

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念孫案此終日非謂終一日也終

曰猶良久也言中庶子與扁鵲語良久扁鵲乃仰天而歎也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爲貴鏃矢者今本鏃譌作鏃辯見淮南兵略篇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言良久乃至則與不至同也高注終一日乃至失之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亦謂良久乃復言也良久謂之終日猶常久謂之終古矣鄭注考工記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

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念孫案破陰絕陽以下十字文不成義此本作破陰絕陽句色廢脈亂句故形靜如死狀句

上文血脈治也正義引此文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是其證也今本色上有之字乃涉上文兩之字而衍其己字卽色字之譌而衍者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有之己二字乃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其人事部脈類引此無之己二字

疑殆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念孫案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言唯良工爲能取之若拙工則疑而不能治也襄四年公羊傳注曰殆疑也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言無所依據則疑而不決也又曰多

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殆亦疑也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大雅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何注曰悔咎也呂氏春秋去尤篇以黃金殶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殙殙迷也殆即疑殆之殆亦迷惑之意也

體病

後五日桓侯體病念孫案體病當為體痛字之誤也桓侯之病由腠理而血脈而腸胃而骨髓至此則病發而體痛故養生論曰桓侯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若言體病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人事部方術部引此作體

病則所見本已誤文選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此正作體痛韓子喻老篇新序雜事篇亦作體痛

所

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念孫案一年所猶言一年許也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顏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是其證下文曰要事之三年所又曰今慶已外十年所又曰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又曰十八日所而病愈續滑稽傳曰率取婦一歲所者輒棄去漢書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輒

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所是不定之辭義並與此同

蹷人中　前溲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今本病誤作疾據宋本及太平御覽引改念孫案蹷人中人當爲入字之誤也蹷亦作厥釋名曰厥逆氣從下厥起上行入心脅也故曰蹷入中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正作蹷入中下文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旁光難於前後溲事與此相類也又案

一飲得前溲前下當有後字言一飲而前後溲始通再飲則大溲也大溲二字兼前後言之則上句原有後字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一飲得前後溲下文齊王太后病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事與此相類也

順清

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念孫案清讀爲動靜之靜上文肝氣濁而靜徐廣曰一作清下文病重而脈順清清並與靜同

流汗出滫

病得之流汗出循滫者去衣而汗晞也循劉伯莊音巡

引之曰湉當爲滫讀與脩同王風中谷有蓷篇暵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曰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小雅湛露傳曰晞乾也是脩晞皆乾也作滫者假借字耳流汗出滫者流汗出而乾也故下文曰滫者去衣而汗晞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滫譌作湉繫辭傳損德之脩也釋文曰脩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循本亦作脩史記厤書朕唯未能循明也漢志循作脩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丘遷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丘遷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循脩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考說文玉篇廣韻皆無湉字

集韻滫松倫切流皃引史記汗出滫滫既誤沿劉氏之音又誤以滫滫二字連讀而訓爲流皃其失甚矣

關內

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各本脫臣字據宋本補）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文有脫誤）此亦關內之病也念孫案關內當爲內關上文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曰此內關之病也此文云此亦內關之病也亦字卽承上文言之下文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望其色有病氣卽

告宦者平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事與此相類以上三人皆內關之病內關之病死不治故三人皆如期而死內關猶內閉也靈樞經終始篇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此之謂也

諸客坐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念孫案諸客上脫與字太平御覽引此作與諸客坐

卽弄之

黄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卽弄之念孫案卽弄之三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引此作取弄之於義爲長

病蟯　寒薄吾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臣意診其脈曰蟯瘕病蟯得之於寒溼念孫案病蟯之蟯因上文而誤衍也凡篇內稱病得之於某事者皆不言其病名（說見上下文）以病名已見於上文也又下文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寒字亦因上文而衍凡篇內稱所以知某之病者皆不言其致病之由（亦見上下文）亦以致病之由已見上文也或謂寒字

當在溥吾下非也宋本無寒字

皆異之

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念孫案皆當從宋本作能字之誤也此言病同名而異實唯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則不能也索隱本作能異之注曰謂有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是其證

古傳方

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念孫案古傳方當作傳古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皆其證

邪逆順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念孫案邪下脫正字太平御覽引此作邪正逆順

吳王濞列傳

益鑄錢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念孫案益鑄錢當依正義作盜鑄錢字之誤也文選吳都賦蕪城賦注引此竝作盜漢書亦作盜

億亦

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念孫案

億讀爲抑與之與之抑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爲之也正義曰億是發語之聲億亦即抑亦也漢書作意亦繫辭傳作噫亦竝字異而義同說見經義述聞噫亦下

及

王苟以鎦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言王何不以聞而乃擅發兵也漢書亦誤作及又朝鮮傳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及亦當爲乃言前以將帥不相能乃使衛山往諭右渠也漢書正作乃

魏其武安列傳

子姪

蚡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男子則否子姪當依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是也凌稚隆以姓爲姪之譌謬甚古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說見呂氏春秋子姪下

郡國諸侯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念孫案國字後人所加郡諸侯謂郡與諸侯也漢書百官表曰列侯所食縣曰國此言郡諸侯即是郡國若旣言諸侯而又言國則文不成義矣索隱本出士郡諸侯四字注曰謂仕諸郡及

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則正文內無國字明矣漢書亦作郡諸侯顏師古曰郡及諸侯猶言郡國也是其證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家徐以士為士人是也而不知正文內本無國字且云郡國諸侯列侯也斯為謬矣

李將軍列傳

大軍誘之

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大軍本或作大將軍非史詮已辯之必不敢擊我念孫案大軍誘之當作大軍之誘言匈奴必

以我爲大軍之誘敵者不敢擊我也上文曰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是也若云大軍誘之則非其指矣漢書李廣傳正作大軍之誘

如

漢法博望侯晋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念孫案自如者自當也謂廣爲匈奴所敗又能敗匈奴其軍功與過自相當故無賞也漢書自如作自當是其證又匈奴傳匈奴自度戰不能如漢兵亦謂不能當漢兵也漢書作不能與漢兵如與聲相近與亦當也說見漢書朝鮮傳恐不能與下古者如與當同義衛策曰夫宋之不足如

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漢書董仲舒傳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民不能當之也

軍曲折

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念孫案軍曲折軍上當有失字廣食其軍與大將軍軍相失故曰失軍報失軍曲折者報失軍之委曲情狀也漢書作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是也正義謂委曲而行迴折失其指矣

史記弟五

高郵王念孫

匈奴列傳

橐駞　驒騱

其奇畜則橐駞驢鸁駃騠騊駼驒騱念孫案駞當爲佗漢書匈奴傳作橐佗字或作它大宛傳驢騾橐它以萬數是也又作他楚策趙代良馬橐他是也作駞者俗字耳索隱本作橐他注曰他或作駞今則正文注文俱改爲駞下文請獻橐他一匹他字尚未改又刪去或作駞三字矣說文佗負何也徐鉉曰史記匈奴奇畜有橐佗則徐所見本正

作佗也又騂駁索隱本作騂奚注曰鄒誕本奚字作駁案騂字徐廣音䞓而駁字無音則本作奚可知漢書亦作奚皆古字假借也今則正文改爲駁又改注文曰鄒誕本駁字作奚矣

彎

士力能彎弓念孫案彎本作毌此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史記彎弓字或作貫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怨五子胥傳貫弓執矢嚮也說文毌穿物持之也是毌爲古貫字六國表田完世家並云齊宣公伐衛取毌丘正義引括地志曰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弓之貫又作毌也索隱本出毌弓二字注曰上音彎今本旣

改毋爲彎又改注文曰彎音烏還反不知毋爲彎之俗字故必須音釋若本是彎字則無須音釋矣凡史記彎弓字索隱皆無音何不思之甚也

侵燕代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念孫案侵燕代三字因下文遂侵燕代而衍冒頓既至河南并樓煩白羊遂復收秦所奪地二事正相因秦所奪地即河南地也若加入侵燕代句則別爲一事與上下不相聯屬且下文遂侵燕代四字爲贅語矣漢書漢紀並無侵燕代三字

青駹馬　烏驪馬

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念孫案青駹烏驪下本無馬字後人依上下文加之也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皆五字爲句其馬色之一字者則加馬字以成文兩字者則省馬字以協句爾雅釋地之說八方東西南北之下皆有方字而東南西南西北東北之下皆無方字例與此同也後人不知古人屬文之體而於青駹烏驪下各加一馬字則累於詞矣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獸部五引此青駹烏驪下皆無馬字

令約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念孫案令約當爲今約謂犯今日之約也漢書正作今約

負私從馬

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念孫案負私從馬文不成義當依漢書作私負從馬寫者誤倒耳負從馬者負衣裝以從之馬也非公家所發故曰私負從馬顏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分私負與從馬爲二事亦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則所見本私負已誤爲負私矣下文曰糧重不與焉正義言負糧亦非

士卒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念孫案卒字後人所加漢士與漢馬對文士即卒也無庸更加卒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卒字

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

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念孫案能即當爲即能即能與即不能文正相對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即猶若也昭十二年左傳即欲有事何如言若欲有事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

三年傳爾郎疢必於殺之獄嚴言爾若疢也襄二十七年傳我郎疢女能固納公乎言我若疢也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言若有難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晉世家作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昭七年傳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孔子世家作吾即沒若必師之尤共明證也詳見釋詞言單于若能與漢戰則天子方自將待邊若不能則南面而臣於漢也酷吏傳曰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續龜策傳盡龜卜祝曰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是即與若同義今本作能即者後人不解即字

之義而顛倒其文耳後人倒能字於上者斷今單于能爲句以對下文單于即不能又斷即前與漢戰爲句以對下文即南面而臣於漢也不知即能前與漢戰之即訓爲若與即南面而臣於漢之即不同且單于即不能者謂不能與漢戰也不言與漢戰者義見於上而文省於下也若發端之何不云單于能與漢戰而但云單于能則文不成義矣、漢書匈奴傳正作即能前與漢戰

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

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董份曰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來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

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念孫案先其大將軍本作先其大軍謂驃騎敢於深入嘗棄其大軍而先進也上文曰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是其證也（棄大軍漢書亦誤作棄大將軍蓋篇內稱大將軍者甚多因而致誤矣）棄大軍而先進則寡不敵衆易致困絕故下文曰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若云先其大將軍則其字之義不可通矣王右丞詩衞青不敗由天幸此是誤記霍事爲衞事非以大將軍別起爲句也如以大將軍別起爲句則上文常與壯士先其六字不能成句矣恐右丞不如是之鹵莽也董氏知

正右丞之失而不知將字之爲衍文亦誤也漢書衛青霍去病傳無將字

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念孫案自使人至要邊十八字蕪累不成文理蓋正文但有使人先要邊五字其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十三字乃集解之誤入正文者也當在使人先要邊之下今誤入使人先之下要邊之上索隱本出先要邊三字注曰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漢書作使人先要道邊此皆其明證矣

平津侯主父列傳

意忌

爲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忌二字平列意者疑也內多疑忌故曰外寬內深也陳丞相世家曰項王爲人意忌信讒酷吏傳曰張湯文深意忌義並與此同古者謂疑爲意說見孟嘗君傳

恐竊病死

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今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迂恐

竊當爲竊恐寫者誤倒耳漢書作恐病亦無以塞責意亦同也

澤鹹鹵

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念孫案鹹字後人所加集解引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則鹵上本無鹹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卽斥鹵斥鹵之閒加一鹹字則文不成義矣又案夏本紀海濱廣潟徐廣亦曰潟一作澤又作斥（禹貢作斥）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舄本或作斥舄鹵澤鹵竝與斥鹵同薛瓚以澤爲水澤鹵爲鹹鹵分澤鹵爲二義亦失之

下脩近世之失　脩其故俗　後世脩序

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念孫案脩與失義不相屬脩當依漢書作循循謂因循近世之失而不改也又下文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脩亦當依漢書作循上文云變風易俗與此正相反也又太史公自序扁鵲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脩亦當爲循周頌閔予小子傳曰序緒也言後世皆循其緒莫之能易也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廟堂既脩下

朝鮮列傳

朝鮮不肯心附樓船

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念孫案朝鮮不肯心附樓船朝鮮二字蒙上而衍此言樓船不會左將軍左將軍亦不肯心附樓船故曰兩將不相能非謂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也漢書不肯上無朝鮮二字

西南夷列傳

巴蜀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

西念孫案蜀字因上文巴蜀而衍莊蹻將兵循江上自巴黔中以西至滇池不得至蜀也漢書作略巴黔中以西是其證又貨殖傳巴蜀寡婦清蜀字亦因下文巴蜀而衍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也

地方三百里

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念孫案此言滇池方三百里池下不當有地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地字池地字相似又因下句地字而誤衍也下句云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乃始言池旁之地耳

闕蜀故徼

秦時常頻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念孫案開當爲關言秦時常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則棄此諸國而但以蜀故徼爲關也匈奴傳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彼言關故河南塞猶此言關蜀故徼矣下文曰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卽謂出此關也若云開蜀故徼則與上下文皆不合矣關字俗書作開唐顏元孫干祿字書曰開關上俗下正開字俗書作閞二形相似故關誤爲開楚策大關天下之匈淮南道應篇東開鴻蒙之光說文管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今本開字並誤作開漢書西南夷傳正作關蜀故徼

道西北牂柯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念孫案道西北牂柯下亦當有江字道從也言從西北牂柯江來也索隱本出道牂柯江四字漢書漢紀竝作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是其證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念孫案馳歸下脫成都二字當從宋本補文選左思詠史詩注引此亦有成都二字漢書同家居徒四壁立本作居徒四壁立居卽家也家居二字古聲義竝相近故說文曰家居也居也周官典命注曰國家國之所居索隱引孔文

祥云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家字正釋居字故漢書作家徒四壁立宋本及各本皆作家居徒四壁立則文不成義此後人依漢書旁記家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也汲古閣單行索隱本本作居徒四壁立後補入家字而字形長短不一補刻之迹顯然文選詠史詩注引作居徒四壁立六帖二十二引司馬相如居徒四壁則無家字明矣

不能復

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念孫案能字後人所加此言王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又以客禮待

先生是以辭而不復非無以應也若云不能復則卽是無以應與下句義相反矣漢書文選及藝文類聚產業部引此並作王辭不復索隱本作王辭而不復皆無能字

邛都

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念孫案邛都本作邛筰此淺學人改之也上文言邛筰冉駹皆請爲內臣下文言朝冉從駹定筰存邛則此不得但言通邛都也索隱本出通筰二字案此脫邛字注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僰道通南中開越巂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柯斬筰王

首、置牂柯郡則正文內有筰字明矣漢書正作通邛筰

結軌

結軌還轅念孫案索隱本軌作軼注曰音轍漢書作軌據此則史記本作結軼孝文紀結軼於道田完世家伏式結軼而馳凡史記莊子戰國策轍字多作軼與漢書不同今本依漢書改爲結軌又刪去注內音轍漢書作軌六字而加入軌車迹也四字斯爲謬矣

阻深

阻深闇昧得燿乎光明索隱本阻深作曶爽注曰三蒼云曶爽早朝也曶音昒字林又音忽念孫案作曶爽者

是也漢書漢紀文選並作曶爽說文作昒尙冥也封禪書昧爽郊祀志作昒爽顏師古曰昒爽未明之時也昒音忽曶爽與闇昧義相近若作阻深則與下句得燿乎光明義不相屬蓋後人見上文有山川阻深之語而妄改之也乃或於注內加阻深漢書作曶爽七字以牽合已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綢繆

綢繆偃蹇怵㚟以梁倚念孫案綢繆本作蜩蟉淺學人改之也漢書作蜩蟉張揖曰蜩蟉掉頭也顏師古曰蜩徒釣反蟉盧釣反音義與綢繆迥別索隱本正作蜩蟉

注曰蜩音徒弔反蟉音來弔反徒弔之音與雕相近故集解引徐廣曰蜩一作雕今幷集解索隱內之蜩字皆改爲綢而不知其與徒弔之音不合也

泝沫

適陝游原迥闊泝沫念孫案沫本作末泝末與游原相對今作沫者因泝字而誤加水旁耳文選亦誤作沫唯漢書不誤

葴斯　沆瀣　楟㮈　荔枝　娬媚　杳渺

葴[illegible]

念孫案索隱本葴斯作葴析子虛賦葴斯苞荔索隱本葴斯作析注曰針斯二音析

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埤蒼又云生水中華可食貨志云涼州地生析草皆如中國燕麥是也今本漢書作析張揖曰析似燕麥蘇林曰析音斯文選作菥案說文無菥蘄二字則作析作斯者是也析斯聲相近故古字通用其作菥作蘄者皆因上下文而誤加艸耳又案此賦言析草生於高燥則非埤蒼所云生水中華可食者張揖孟康以為似燕麥是也

沆瀣作沆溉 上林賦滂濞沆瀣索隱本瀣作溉注曰溉亦作瀣司馬彪云沆溉亦溉沸潰云數怒鬱鰸之皃也正義曰溉胡代反案索隱正義並作溉蓋舊本相承如是說文無瀣字則作溉者是也今本既改溉為瀣又改索隱之溉亦作瀣為瀣亦作溉斯為謬矣漢書文選並作溉

楟㮈作楟柰 楟㮈厚朴索隱本㮈作柰

荔枝作離支 榙㯰荔枝索隱本荔枝作離支注曰晉灼云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離字或作荔音力智反案說文荔艸也似蒲而小不以此為荔枝宋索隱本及漢書文選並作離支是古皆通用離支也今本正文及注皆改為荔枝又改注內之離字或作荔為荔字或作蕬斯為謬矣

娍媚作嫵媚 娍媚妍嫋索隱本娍作嫵

注引埤蒼云嫵媚悅也通俗文云頰輔謂之嫵媚案漢書文選並作嫵說文嫵媚也則作嫵者是

杳渺作杳眇大人賦紅杳渺以眩湣兮集解及索隱本宋本渺並作眇集解曰漢書音義曰杳眇眩湣闇冥無光也索隱曰晉灼云杳眇澹邃也宋漢書正作眇上文上林賦俛杳眇而無見字亦作眇此獨作渺者後人妄改之耳說文無渺字古書中杳眇字亦無作渺者

葳蕤作威蕤封禪書紛綸葳蕤索隱本葳作威注曰胡廣云威蕤委頓也張揖云亂貌宋漢書文選並作葳說文無葳字則作威蕤是也凡威蕤之威或作葳者皆因蕤字而誤上文子虛賦錯翡翠之威蕤張衡東京賦羽蓋威蕤字並作威又交威蕤與紛綸迫支張揖以為亂貌是也陸機文賦紛威蕤以馺遝義與此同胡當以為委頓失之

較之今本皆為近古

淮南衡山列傳

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

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亾者匿與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索隱曰所不當得謂有罪之人不當得關內侯及二千石念孫案小司馬說非也所不當得衍不字漢書作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亾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薛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集解引此二說爲解則正文內本無不字明矣

遂考

上郎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念孫案遂當從宋本作逮逮捕也考問也言捕問之也漢書正作逮師古曰逮追捕之也

道從長安來

諸使道從長安來念孫案道卽從也漢書作諸使者道長安來顏師古曰道從也鄭注禮器曰道猶由也從也鼂錯傳道軍所來集解引薛瓚曰道由也大荒西經風道北來郭璞曰道猶從也引韓子十過篇曰元鶴二八道南方來是道與從同義今本史記作道從長安來者一本作道一本作從而後人誤合之耳索隱引姚丞云道或作從是其明證矣漢書西南夷傳道西北牂柯江漢紀道作從

爲僞　僞爲

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念孫案僞上本無

爲字僞即爲字也還僞辭者求神異物不得旣還而爲之辭也後人誤讀僞爲詐僞之僞故又加爲字不知無其事而爲之辭即是詐僞無庸更言僞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作還僞辭曰是其證堯典朕塈讒說殄行五帝紀作殄僞與爲同字爲與行同義昭二十五年左傳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魯世家爲作僞此傳下文使人僞得罪而西僞失火宮中漢書竝作爲是史記爲字多作僞也又堯典平秩南僞（僞衞包改作訛今據周官馮相氏注影宋本周官釋文及羣經音辨改正）五帝紀作南爲（今本爲作譌亦後人依衞包改之今據索隱改正）唐風采苓篇人之爲言正義曰定本作僞言月令

毋或作爲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釋文爲本或作僞爾雅造爲也王風兔爰傳作僞也楚策孫子爲書謝韓詩外傳作僞書今本作僞喜亦後人所改逸周書史記篇上衡氏僞義弟克僞義郎爲義荀子儒效篇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行僞郎行爲衣冠行僞二字平列下文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言議談說亦四字平列考韓詩外傳正作衣冠行爲楊倞注以爲行僞而堅謬矣凡荀子爲字多作僞楊注皆失之又正論篇曰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禮論篇曰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正名篇曰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性惡篇曰人之性

惡其善者僞也論衡本性篇引此而釋之曰性惡者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案此篇內爲字皆作僞淮南假真篇曰趨舍行僞詮言篇曰道理通而人僞滅義並與爲同是諸書爲字亦多作僞也又此傳下文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而爲字亦後人所加僞即爲字也漢書伍被傳作爲丞相御史請書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是其證

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念孫案氣怨結而不揚二句指伍被而言非指淮南王

而言王字衍文也若指淮南王而言則與下文即起歷階而去不相承接矣漢書伍被傳作被因流涕而起是其證通鑑漢紀十一作王涕泣而起蓋所見史記本已衍王字因以致誤耳

汲鄭列傳

段宏

濮陽段宏念孫案索隱本段宏作段容注曰漢書作段宏據此則史記本作段容而今本作段宏則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凡隸書宏字或作右形與各相似故從左從各之字傳寫往往相亂漢書成帝紀中山憲王孫雲客漢紀作中山憲王孫宏又外戚

傳中黃門田宏漢紀作田閎說文閎所以止扉也今本爾雅閎作閣越語王孫雄今本雒作雄海外西經肅愼之國有樹名曰雄常雄或作雒呂氏春秋聽言篇李恆之遏淫辭篇作李雄

儒林列傳

從容

竟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念孫案從容者從諛也言以承意從諛故得久居其位也汲黯傳從諛承意是其證下文曰董仲舒以宏爲從諛酷吏傳贊曰杜周從諛諛容一聲之轉從諛之爲從容猶縱臾之爲從容漢書衡山王傳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史記作從容鬼臾區之爲鬼容區矣漢書郊祀志問於鬼臾區師古曰藝文志云鬼容區而此志作臾區臾容聲相近蓋一也

因以起其家

孔氏有古文尙書而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索隱曰起其家逸書五字解曰起者謂起發以出也引之曰當讀因以起其家爲句逸書二字連下讀起興起也家家法也後漢書順帝紀曰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儒林傳曰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徐防傳曰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世尙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文經讀之說之傳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家論衡感類篇說金縢曰古文家以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是古文家法自孔氏興起也故曰因以起其家漢書藝文志曰凡書九家謂孔氏古文伏生大傳歐陽大小夏侯說及劉向五行傳許商五

行傳記逸周書石渠議奏也劉歆傳曰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謂逸禮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也是古文尚書自爲一家之證書序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閒有得泰誓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後漢書桓郁傳注引華嶠書曰明帝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卽白之是起謂其學興起非謂發書以出也逸書已自壁中出何又言起發以出邪

酷吏列傳

罪常釋問卽奏事

非常釋閒即奏事上善之集解新罪常釋閒爲句引徐廣曰詔荅閒也如今制曰聞矣念孫案如徐說則罪常釋閒四字義不相屬閒當依漢書作闕字之誤也罪常釋爲句謂其罪常見闕釋也此結上之詞闕即奏事爲句闕即猶今人言闕或也此起下之詞闕即奏事上善之對上文奏事即譴而言兩即字並與或同義言湯奏事或遇譴責則謝罪曰正監掾史某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以至於此閒或奏事而上善之則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也下文曰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此四即字亦與或同義

上黨郡

補上黨郡中令念孫案此本作補上黨中令今本上黨下有郡字者因索隱內上黨郡而誤也索隱本出上黨中令四字注曰謂補上黨郡中之令若正文內本有郡字則索隱爲贅語矣又案篇內所稱郡名凡一字者其下必加郡字若兩字者則不加郡字此文上黨下本不當有郡字而漢書亦有疑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也

捕其爲可使者

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念孫案索隱本出求爲可使四字注曰謂求楊可之使據此則正文本作求爲可使者今本作捕其爲可使者疑

後人依漢書改之也

徙諸名禍猾吏

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集解引徐廣曰有幾刻之名索隱本作徙請名禍猾吏漢書作徙請召猜禍吏應劭曰徙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用之念孫案此當作徙請召猾吏與從事上文云猾民佐吏爲治是也索隱本作徙請名禍猾吏名卽召之譌禍卽猾之譌而衍者也隸書猾禍相似說見漢書高紀禍賊下今本作徙諸又徙請之譌漢書作徙請召猜禍吏猜禍二字皆猾字之譌此是一本作猜一本作禍而寫者又誤合之也禍猾吏猜禍吏名禍猾吏皆文不成

義

以焄大豪

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集解徐廣曰焄音熏索隱本作熏注曰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今案之以熏逐大姦漢書作動顏師古曰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姦之家念孫案史記舊本當作勳勳即動之誤故漢書作動也（樂記讙以立動鄭注動或爲勳）其作熏作焄者又皆勳之誤也（呂氏春秋離謂篇衆口勳天高注勳感動也今本勳天作熏天此亦是勳誤爲勳又誤爲熏也）因文求義當以作動者爲是索隱熏炙之說其失也迂矣

小羣盜

小羣盜以百數念孫案盜字後人所加上文大羣至數千人羣下無盜字即其證葢前既云盜賊滋起故後但云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無庸更言盜也漢書無盜字、

能因力行之

然獨宜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念孫案因當爲自言獨宜能自力行之而他人則不能故曰難以爲經也隸書因字或作囙見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自相似故自誤爲因漢書作能自行之是其證、

推減

天水駱璧推減集解徐廣曰一作咸索隱曰推減上音直追反下音減一作咸是也謂推緊之以成獄也念孫案推減者椎咸之譌咸又成之譌也推即椎擊之椎故音直追反若推字則當音尺追湯回二反不當音直追反矣咸有減音故云音減萬石君傳九卿減宣漢書作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攷工記輈人注輪軹與軫轐大小之咸釋文咸本又作減同治斬反㮚氏注消湅之猜不復咸也釋文咸洽斬反本亦作減若本是減字則不得云音減矣且咸與成字相近故徐廣曰咸一作成也注內推緊乃椎擊之譌椎擊之以成獄故曰椎咸咸所謂椎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也今

本推咸譌爲推滅又刪去索隱內下音減三字以牽合已誤之正文斯爲謬矣

愎鷙

京兆無忌馮翊殷周愎鷙索隱曰愎音愎忮鷙音贄厲也言其酷比之愎毒厲攫忿孫案小司馬說甚謬愎讀爲愎愎鷙皆很也言其很戾不仁也廣雅曰愎鷙很也宣十二年左傳剛愎不仁杜預曰愎很也漢書匈奴傳天性忿鷙顏師古曰鷙很也愎字從复得聲故與愎通字又作復趙策曰知伯之爲人好利而鷙復是也韓子十過篇復作愎又作覆管子五輔篇曰下愈覆鷙而不聽從是也

大宛列傳

大王長

大夏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念孫案王長當依漢書漢紀作君長上文曰條枝往往有小君長卽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引史記正作大君長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

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索隱曰西城漢書作西邊是念孫案邊與城形聲俱不相近若史記本是邊字無緣誤爲城也城當爲域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漢書敘傳方今雍梁幷州域者今本域字並誤作城又漢書天文志爲其環域千里內占史記天官書域誤作城

域者界也史記作西域漢書作西邊其義一也下文曰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城亦域之誤上文曰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又漢書作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史記脫殺字

善眩人

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念孫案眩上本無善字後人以上文云條枝國善眩因加善字也不知此言眩人即是善爲眩術之人無庸更加善字漢書張騫傳正作眩人顏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後漢書陳禪傳西南夷撣國人獻幻人幻人即眩人也索隱本出黎軒眩人

四字注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則無善字明矣

偵而輕之

王中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漢書偵作負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也念孫案如漢書注則史記偵字乃偩字之誤淮南詮言篇自偩而辭助高注曰自偩自恃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栗姬偩貴又曰偩愛矜功偩竝與負同後人多見偵少見偩故偩誤爲偵矣

瑤池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念孫案瑤池本作

華池後人多聞瑤池寡聞華池故以意改之耳論衡談天篇曰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玉泉華池藝文類聚山部太平御覽地部白帖崑崙山類引史記竝作華池又文選遊天台山賦嗽以華池之泉李善注引史記曰崐崘其上有華池又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篇曰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此注卽本於史記是洪氏所見本尚作華池而今本作瑤池則元以後淺人改之也又案海內西經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郭璞曰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見禹本紀是

禹本紀自作瑤池與他書言瑤池者異也、

本紀所謂崑崙者

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念孫案索隱本出惡覩夫謂昆侖者乎八字注曰惡於何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寘於何而見昆侖為河所出據此則正文本作惡覩夫謂昆侖者乎夫字卽指禹本紀而言今本作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疑是後人增改漢書作惡睹所謂昆侖乎亦無本紀二字又昆侖作崑崙亦是俗改

余不敢言之也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念孫案索

懸本出余敢言也四字注曰余敢言也謂山海經難可信耳據此則正文本作余敢言也也與邪同昭六年左傳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魯語主亦有以語肥也論語為政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雍也篇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孟子告子篇然則飲食亦在外也也字並與邪同顏氏家訓音辭篇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即呼為也字荀子正名篇注也當為邪大戴禮五帝德篇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記正義引此邪作也淮南精神篇其以我為此拘拘邪莊子大宗師篇邪作也史記張儀傳此公孫衍所謂邪秦策邪作也余敢言邪即是不敢言後人不達而增字以申明之殊為多事乃或改注內之余敢言也為余不敢言者以牽合已增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游俠列傳

況

陽翟薛況翁孫案況本作兄古多以兄爲況字見大雅桑柔召旻二篇管子大匡篇及漢樊毅脩華嶽碑又呂后紀之鄗兄漢書翟方進傳之竇兄儒林傳之翟子兄又尹翁歸傳翁歸字子兄皆讀爲況 索隱本出薛兄二字注曰音況今本改兄爲況而刪去其音斯爲妄矣

臧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

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念孫案及當爲乃休乃鑄錢掘冢爲一句休上不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因乃譌作及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以曲通其義耳漢書作臧命作姦剽攻句休乃鑄錢掘冢句顏師古

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是休字下屬爲句貨殖傳曰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此又一證也

佞幸列傳

抗

高祖至暴抗也念孫案抗本作伉淺學人多見抗少見伉故改伉爲抗耳索隱本出暴伉二字注曰伉音苦浪反言暴猛伉直酷吏傳贊云郅都伉直是也今幷注文亦改爲抗不知正文作伉故須作音若作抗則不須作音矣何弗思之甚也

滑稽列傳

幸雨立

女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念孫案幸雨立本作雨中立今本雨上幸字涉下幸休居而衍又脫去中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作幸雨立亦後人依史記改之初學記人部御覽人事部樂部引此竝作雨中立

宦署

金馬門者宦署門也念孫案宦下脫去者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居處部及文選西都賦別賦注引此竝有者字

行十餘日

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念孫案此謂居齋宮中十餘日也十餘日上不當有行字蓋涉下文浮行數十里而誤衍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無行字

治鄭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念孫案治鄭本作相鄭今作治者因下文治單父治鄴而誤索隱本於下文兩治字皆避諱作理而此獨作相是正文本作相非作治也

日者列傳

誇嚴

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傷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說禍福以誑言也念孫案莊嚴與矜誇事不相類嚴讀爲譀說文曰譀誕也誇譀也廣雅同廣韻引東觀漢記曰雖誇譀猶令人熱誇譀猶言誇誕此謂卜者多言誇誕以惑人譀與嚴古今字也管子法法篇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嚴亦與譀同怪譀猶怪誕耳

龜策列傳

松根

伏靈者今作茯苓千歲松根也念孫案松根本作松脂後人

以上文言茯苓在地中故改爲松根不知茯苓乃松脂所化非松根也淮南說山篇下有茯苓上有兔絲高注曰茯苓千歲松脂也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藝文類聚木部引元中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太平御覽藥部引典術曰松脂入地千歲爲茯苓又御覽及爾雅翼並引龜策傳曰茯苓者千歲松脂也皆其明證矣又案呂氏春秋精通篇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然則松脂入地爲茯苓茯苓之氣上爲兔絲謂茯苓爲兔絲之根則可謂爲松根則不可

滿百莖

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念孫案滿百莖本作百莖共根今本有滿字無共根二字者後人依上下文改之也不知上下文言滿百莖皆褚先生之語此言百莖共根乃褚引古傳之文不與上下同也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卉部引此並作其叢生百莖共根無滿字上文蓍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此誤見藝文類聚洪範五行傳春秋繁露奉本篇曰蓍百莖而共一本皆其證也邢昺爾雅釋魚疏引史記作滿百莖則所見本已誤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引之曰水經決水注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閒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今灌水出光州商城縣北流入決水漢書地理志曰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所出又曰雩婁有灌水北至蓼入決是此傳原文本作神龜出於江灌之閒且其地在江北非在江南今本云神龜在江南蓋後人多聞江水少聞灌水故以意改之耳

務以費民

務以費民民字與常郎方張璟嘗飭行辭成享其光綱

長亾十六字爲韻念孫案民當爲𠈌𠈌字古讀若芒本在陽部故與常郎諸字爲韻說文𠈌從民亾聲字或作𠇘通作萌管子輕重乙篇則以𠇘貧𠇘與兵擅爲韻韓子八姦篇五曰民萌與林旁兄殃行𥎊方爲韻揚雄幽州牧箴𠈌我邊萌與康廞忘芒倘爲韻其成冥二字則閉用耕部也若民字則在眞部去陽部較遠矣

理達於理

理達於理文相鎦迎念孫案理達於理文不成義理達當爲程達程理右半相似又涉下理字而誤也程與呈古字通廣雅程見示也張衡西京賦侲僮程材薛綜曰程猶見也灼龜爲兆其理縱橫呈達於外故曰程達於理文相鎦迎也太平御覽方

術部引此正作程達於理

諸靈數箣

諸靈數箣莫如女信集解徐廣曰音策索隱本作莿注曰莿音近策或莿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驗念孫案說文玉篇無箣莿二字此皆莿之誤也今本作箣者因徐廣音策而誤索隱本作莿者莿字俗書作莿因誤而爲莿說文莿茦也從艸刺聲玉篇音刺刺與策聲相近故索隱曰莿音近策莿字又有策音故徐廣音策集韻策蓍也或作莿義即本於徐廣

求財

求財貴臣妾顧子明曰財下脫物字前後文竝作求財物

貨殖列傳

幣

無息幣索隱本幣作獘念孫案太史公自序維幣之行以通農桑索隱本亦作獘注曰獘音幣帛之幣是史記幣字通作獘也今本皆改獘爲幣幷刪去其音矣古字多以獘爲幣管子四時篇謹禱獘梗鹽鐵論錯幣篇故敎與俗改獘與世易太元元挩古者寳龜而貨貝後世君子易之以金獘字竝與幣同莊子則陽篇搏幣而扶

鼂釋文作弊秦策必卑辭重幣以事秦趙策受其幣而厚遇之姚本竝作獘趙策啟關通幣史記虞卿傳作獘宋本游本王本皆如是史記司馬相如傳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漢書作獘

什倍其償

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念孫案索隱本償作當注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當字漢書作償據此則史記自作當與漢書不同而今本作償則後人依漢書改之也案當者直也見廣雅謂什倍其物之直也又案償之爲言猶當也漢書匈奴傳漢出三千

餘騎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取當即取償也秦策曰亾於秦而取償於齊廣韻償當也則當與償亦同義無庸改爲償

一 果隋

楚越之地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索隱曰隋音徒火反正義曰隋今爲種今本種譌作揺音同果種猶種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種之語楚越水鄉足螺蛤魚鼈民多採捕積聚種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種之方言脩太史公書述地志乃改云果蓏蠃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引之曰說卦傳艮爲果蓏京房作果墮墮與

脩通則果脩即果蓏班氏不誤守節不識古字乃以唐時俗語說之甚矣其謬也

走死地如騖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爲財用耳念孫案宋本游本走死地如騖下皆有者字是也上文不避湯火之難下下文不擇老少下皆有者字

千章之材

山居千章之材集解徐廣曰材一作楸駰案韋昭曰楸

木所以爲轅音秋漢書作千章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念孫案史記材字當爲秋字之誤襄十八年左傳伐雍門之萩釋文萩本又作秋莊子人閒世篇宜楸柏桑釋文楸作秋史記朝鮮傳封韓陰爲萩苴侯漢書萩作秋

醬千甔

醯醬千瓨醬千甔念孫案下句醬字當從漢書作漿此涉上句而誤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史記並作漿千甔

鮿千石

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集解徐廣曰鯫音輒鯫魚也本作鮿音輒膊魚也說見下索隱曰鯫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又曰注鯫音輒膊魚也膊音鋪博反破鮑不相離謂之膊聲類及韻集雖爲此解而鯫生之字見與此同鯫者小雜魚也自鯫音輒以下至此今本皆刪去唯單行本有念孫案鯫音昨苟反字從魚取聲說文白魚也鮿音輒字從魚耴聲耴音輒玉篇膊魚也方言膊暴也燕之北郊朝鮮洌水之閒凡暴肉謂之膊兩字絕不相通此文以鮐鮆爲一類鮿鮑爲一類鮿音輒字從耴不從取世人多見取少見耴故鮿誤爲鯫今俗書輒字作輙誤與此同也鯫千石鮑千鈞當作鮿鮑千鈞鮐鮆千斤鮿鮑千鈞相對

爲文鮿下不當有千石二字蓋因上文榻布皮革千石而誤衍也當依漢書刪徐廣注鯫音鯫鯫魚也當作鮿音輒膊魚也索隱引徐廣注正作音輒膊魚也正義同考漢書正作鮿鮑千鈞顏師古曰鮿膊魚也卽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鮿音輒是其證矣索隱不用徐廣之說乃云鯫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且云鯫生之字與此同是直不辨鯫鮿之爲兩字矣且鮿爲膊魚鮑爲鹽漬魚見玉篇二類相近故以鮿鮑連文若改鮿爲鯫而訓爲小魚比之於鮑斯爲不類矣正義說亦與索隱同誤

椎髻

賈椎髻之民念孫案椎髻索隱本作魋結注曰上音椎

下音髻今改魋結爲椎髻而刪去其音斯爲妄矣陸賈傳尉他魋結箕踞朝鮮傳魋結蠻夷服西南夷傳魋結耕田索隱竝曰上直追反下音計正與此同漢書陸賈傳貨殖傳竝作魋結李陵傳西南夷傳朝鮮傳竝作椎結史記漢書皆無髻字方言覆結謂之幘巾楚辭招魂激楚之結獨秀先些字竝作結說文無髻字

拙

田農拙業念孫案拙本作掘故徐廣音義曰古拙字亦作掘也後人改掘爲拙則與音義相左矣班馬字類引此正作掘淮南說林篇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亦以

掘爲拙

用之富

田農掘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念孫案桓發用之富本作桓發用富用亦以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與上下三以字互文後人於用下加之字則失其句法矣史記多以以用互文秦楚之際月表序曰以德若彼用力若此天官書曰歲星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老莊申韓傳曰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游俠傳曰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閒自序曰、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皆其證也、皋陶謨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管子小問篇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荀子非相篇曰、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抴、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之所以東徙也、韓子揚權篇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皆以以用互文、

太史公自序

糲粱

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糲粱之食、藜藿之羹、漢

書司馬遷傳同念孫案服虔曰糲粗米也賈逵注晉語曰粱食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是糲粗而粱精不得以糲粱連文粱當爲粢字之誤也粢粱字形相近傳寫往往譌溷曲禮稷曰明粢釋文一本作明粱淮南人閒篇飯黍粱今本粱誤作粢爾雅曰粢稷桓二年左傳曰粢食不鑿玉藻曰稷食菜羹論語鄉黨曰疏食菜羹粢食稷食疏食異名而同實也粢與糲皆食之粗者李斯傳曰堯之有天下也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堯之王天下也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淮南精神篇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主術篇曰堯太羹不和粢食不毇皆其證也列子力命篇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以粢糲與粱肉對言淮南人閒篇陳駢子對孟嘗君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今本粱誤作粢上文云豢以芻豢黍粱下文云服輕煖乘牢良良與粱為韻今據改以糲粢與黍粱對言是粱精而粢粗可言糲粢不可言糲粱也

聖人不朽

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漢書司馬遷傳朽作巧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念孫案史記原文蓋亦作聖人不巧今本作朽者後人以巧與守韻不相協而改之也

不知巧字古讀若楔正與守爲韻韓子主道篇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素問徵四失論更名自巧妄與咎爲韻參同契非種難爲巧與洞爲韻皆其證也上文云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以虛無爲本即所謂聖人不巧也以因循爲用即所謂時變是守也又云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亦是此意此皆言道家無爲之術故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韓子揚權篇亦云聖人之道去智與巧若改爲聖人不朽則與時變是守之義迥不相涉矣索隱本出聖人不朽四字正義云言聖人教迹不朽滅則所見本皆誤

諸侯謀之

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僉孫棻諸侯謀之本作諸侯之謀之是也若詩言先君之思嬿婉之求維子之好之類言呂后崇彊祿產而謀劉氏故下文即云殺隱幽友也後人以謀與台疑韻不相協故改之謀爲謀之而不知謀字古讀若媒詳見唐韻正正與台疑爲韻且呂后稱制之時諸侯未敢謀之也

洞疑

殺隱幽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爲義言所共疑也引之曰索隱以洞疑爲共疑其說迂而難通洞讀爲

恫恫疑恐懼也吉呂后殺隱王如意幽幽王友而大臣皆恐也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索隱以恫爲恐懼是也疑亦恐也雜記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勸學篇懼作疑管子小問篇曰駮食虎豹故虎疑焉是疑亦恐也燕世家曰衆人恫恐恫恐卽恫疑也作洞者假借字耳漢衍顯志賦亦曰終悇憛而洞疑

來古

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卽古來也言比樂書以述自古以來樂之興衰也念孫案小司馬倒釋來古二字非也比樂書以述古來則文不成義來古卽往古也來與往義相反而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也大雅文王有聲篇遹追來孝遹辭也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上追前世之美德也前世之美德故曰往孝所謂追孝于前文人也鄭箋訓遹爲述來爲勤謂述追王季勤孝之行失之辯見經義述聞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

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本書秦始皇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

高祖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念孫案祖上本無高字後人以此是述高祖功臣因加高字耳今案應劭注漢書文帝紀曰始取天下者爲祖故但言祖而其義已明無庸加高字文選吳都賦注後漢高祖功臣頌注弔魏武帝文注

三引此文皆作維祖元功則無高字明矣下文述荊燕世家云維祖師旅劉賈是與又其一證也

其極則玩巧拜兼玆殖

其極則玩巧句拜兼玆今本此下截索隱曰玩殖此字音五官反巧音苦孝反上屬爲句爭於機利句念孫案此以其極則玩巧爲句貨殖傳曰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拜兼玆殖爲句爭於機利爲句索隱本玩音五官反云云本在玩巧下今本列入玆字之下殖字之上則是以其極則玩爲句巧拜兼玆爲句殖爭於機利爲句矣大謬

美姓解亾

田闞爭寵美姓解亾徐廣曰解一作遷念孫案美姓解亾姝爲不詞解當爲鮮字之誤也凡從魚之字或譌從角漢北海相景君銘元元鰥寡鰥字作鰥史記賈生傳細故慸薊兮薊字作蒯皆其證也漢魯峻石壁殘畫象鮮明騎鮮字作解俗書解字作觧二形相似故鮮字譌而爲解月令穀實鮮落呂氏春秋季夏紀淮南時則篇竝作穀實解落墨子魯問篇鮮而食之節葬篇作解而食之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釋文曰鮮或作嶭字文選吳都賦嶭瀾閔岡李善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嶭皆其證也鮮之言斯也小雅瓠葉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爾雅釋詁釋文曰鮮本或作誓沈云古斯字斯與鮮聲相近故字相通阮氏伯元揅經室文集曰尚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鮮卽斯字言文王惠斯鰥寡卽祖甲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之義斯者語詞故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竝作惠于鰥寡爲孔傳訓鮮爲少失之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於大山者曰鮮卽斯故釋言曰斯離也謂田恆與闞止爭寵弒儆

公專齊政而姜姓斯亾也鮮與遷聲相近故徐廣曰一作遷若作解則聲與遷遠而不可通矣

傳兵論劒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劒顧子明曰此本作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劒論兵書信仁爲一類廉勇爲一類劒論與兵書對文顏司古曰劒論劒術之論也言非信仁廉勇之人不能傳此二術也上文云在趙者以傳劒論顯漢書司馬遷傳同服虔曰世善劒也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劒論兵書也見集解是其證今本仁廉二字倒轉劒論兵三字上下錯亂又脫去書字

不既信

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念孫案不既信不失信也方言廣雅並云既失也

統業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念孫案統業當從漢書作絕業字之誤也絕業與末流相對爲文下文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云云正申明絕業二字之意司馬相如云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意與此同也若作統業則非其指矣文選頭陀寺碑文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李善注引史記正作絕業

俟後世聖人君子

俟後世聖人君子念孫案此本作以俟後聖君子今本無以字有世人二字皆後人所改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史公之言卽本於此案傳稱君子有樂乎此本指孔子言之此稱以俟君子則指後賢言之雖意有不同而文出於彼詩譜序曰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亦指後賢言之與公羊文同而意異索隱本出以俟後聖君子六字注曰此語出公羊傳是其證後人不知而以意改之謬矣漢書已作以竢後聖君子

索隱本異文

案史記漢書每多古字漢書顏注即附於本書之下凡字之不同於今者必注曰古某字是以後人難於改易而古字至今尚存史記則索隱正義本係單行其附見於本書者但有集解一書注與音皆未賅備是以史記中古字多爲淺學人所改後人以集解索隱正義合爲一書乃不肯各仍其舊而必改從今本以歸畫一殊失闕疑之義今正義已無單行本唯汲古閣所刻索隱本尚存其今本中正文注文皆經改易者已附辯於各篇之下其餘異文尚多略記百餘字以資考正如磐石作盤石孝文紀此所謂磐石之宗也索隱本磐作盤他皆倣此惉懘作苫滯樂書則無惉懘

之音矣黃鐘作黃鍾律書黃鍾長八寸七分一菽作叔天官書戎菽為鬚作須
封禪書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佼作倭晉世家生子佼第作弟晉世家君第母會陳丞相世家
陛下弟出僞游雲夢司馬相如傳長卿第俱如臨邛暮作莫五子胥傳吾日暮塗遠礪作厲
勝自礪劒嶺作領商君傳魏居嶺阨之西効作效蘇秦傳今茲効之虛喝作虗
猲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歷作厭張儀傳吾[illegible]令公歷事耀作燿賈生傳覽德輝
而下之爐作鑪天地為鑪缻作缶李斯傳擊甕叩缻鎰作溢鐷金百鎰壍作
塹附塹之執異也愈作愈蒙恬傳若知賢而愈不立嚮作鄉韓王信傳及其鋒東嚮航
作亢劉敬傳不搤其亢佯作詳田叔傳以為任安為佯邪稚作稺匈奴傳右谷蠡王伊
稚斜轊作轙司馬相如傳駃野馬而轊騊駼駞作馳馳邸[illegible]烽作熢閒烽舉燧燔
贍作澹灑沈贍菑擬作遲[illegible]遲列陳倣作放日者傳倣文王八卦獻作櫓貨殖

傳將千戶以二者相較則索隱本皆古字而今本皆俗書也

又如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貢廬於冢上盤作槃平原君傳毛遂奉銅盤

訊作誶賈生傳訊曰箕倨作箕踞張耳陳餘傳高祖箕倨詈誚作譙樊噲傳誚讓項羽裙作帬萬石君傳取親中裙廁腧齚作齰魏其武安傳杜門齚舌自殺鄗作鎬司馬相如傳酆鄗瀸潏崖作厓察之無崖野作墅跨野馬網作罔酷吏傳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皆與說文相合又如蒼作倉項羽紀異軍蒼頭特起將相名臣表張蒼為計相救作捄十二諸侯表吳王夫差十一年救陳高苑作高宛高祖功臣侯者表高苑制侯丙倩莊作壯棘陽莊侯杜得臣涅陽莊侯呂勝中水莊侯呂馬童菌莊侯張平陸梁作陸疊陸梁侯須毋恭作共惠景間侯者表管恭侯劉罷軍楊虛恭侯劉將廬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牟平恭侯劉渫陪作倍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陪繆侯劉明條侯作脩

侯將相名臣表中尉條侯周亞夫　噍殺作焦殺樂書其聲噍以殺　大荒落作大

芒落厤書攝梧大荒落四年　協洽作汁洽　作噩作作鄂　涒灘作汭

漢竝同上　藩作蕃天官書環之匡衞十二星藩臣　婺女作務女同上　觿作觽

平準書三復小橢之曰　管作筦欲擅管山海之貨　犂鉏作犂且齊世家犂鉏曰　闞

止作監止闞止有寵焉　徐州作徐州田常執簡公于徐州　費王作弗王

晉世家子穆侯費王立　荀躒作荀櫟趙世家荀躒言於晉侯　熒惑作營惑孔子

世家匹夫而熒惑諸侯者　圯作汜留侯世家步游下邳圯上　旗作期三王世家降旗奔師　佚

作軼母侗好佚　寓作偶老子韓非傳大抵率寓言也　端木賜作端沐賜　漆

雕開漆雕哆漆雕徒父漆雕竝作漆彫　公伯僚作公伯

繚　公堅定作公肩定　申黨作申堂　公西葴作公西箴竝仲

尼弟子傳舫作枋張儀傳舫船載卒得作德孟嘗君傳齊湣王不自得臏作蹻蹻臏

而見之洒作灑范雎傳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馳作施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愍

作惛屈原傳離愍之長鞠誹作非誹俊疑桀賈誼作賈義賈生傳洛作雒

呂不韋傳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匪作棑刺客傳秦舞陽奉地圖匣辯作別李斯傳辯白黑而定

一尊渡作度淮陰侯傳陳船欲渡臨晉草作皁蕭山而擊趙軍狡兔作郊兔狡兔

灸湩作重匈奴傳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盧胸作盧朐築城鄣列亭至盧朐稽

且作稽沮衛將軍驃騎傳捕稽且王敝作獘主父傳靡敝中國勞浸作勞寖

西南夷傳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諸蔗作諸柘司馬相如傳諸蔗猼且雕胡作彫

胡東蘠雕胡卹削作戌削揚袘卹削媻珊作盤狦勃窣作勃猝媻珊

勃窣上金隄酆作豐鄧部潦潏踰作隃踰波趨浥鷛鸈作鷛渠煩鶩鷛鸈鸃

鳿作葳鷢葳鳿鳿鶂鮮枝作鮮支鮮枝黃櫟榙櫟作荅遝榙㯪荔枝胥

餘作胥邪胥邪胥餘卉吸作卉歙劉莅卉吸嫺作閑姣冶嫺都笮作笮

邛笮君長之浸潯作浸淫浸潯衍溢眩湣作泫湣紅杳眇以眩湣潾作遴

溪湳原泉經作徑大宛傳經句奴導作道爲發導驛抵康居黎軒作犂軒北有

奄蔡黎軒譎作適滑稽傳譎諧之者罰竿作干貨殖傳竿萬个竹鼃作蚖太史公自

序與鼃鱓處亦可見古書多假借之字故并記之

史記弟六